

## 法輪大法給了我第二次生命

我是大陸某單位的財會人員。1996年住院檢查診斷為急性白血病（即俗稱為血癌）這等於給我判了死刑，緩期執行。想活只有嚴格按照醫院的規定定期化療，治一天算一天。經醫院兩個療程的化療，身體虛弱得連站都不能站起來。更不能走路，頭髮全部脫落。我日夜需要有人照料，吃飯喝水都要人送到身邊，完全失去了生活的自理能力。每次化療都有生命危險，因為化療用的藥都是毒藥，我承受不了這樣的折磨，我不願過這種生不如死的日子。

1996年8月底，在我絕望之中有緣得到了“法輪大法”。半年來不能讀書、不能看報，連自己名字都不能寫的我卻能每天讀一講《轉法輪》，李洪志大師在《轉法輪》書中說：“我這裡不講治病，我們也不治病，但是真正修煉的人，你帶著有病的身體，你是修煉不了的。我要給你淨化身體。淨化身體只局限在真正來學功的人，真正來學法的人。我們強調一點：你放不下那個心，你放不下那個病。我們什麼都做不了，對你無能為力。”通過不斷的學法煉功，提高自己的

心性，把自己當作真正修煉人。對大法的堅定終於戰勝了病魔折磨的痛苦，我逐漸把得了白血病必須到醫院定期化療這顆心放掉了，正如李洪志大師指出的那樣“真修大法的，看書一樣會有同樣狀態出現，同樣得到應該得到的一切”。1997年7月底醫院抽骨髓等做了全面檢查，檢查結果全部項目都很正常。是師父的慈悲，法輪大法的威力，將我從死神之手奪回來。

從發病以來不到一年的時間花掉國家醫藥費8萬多元，在此我多謝國家和學院領導對我的幫助和支持。

我修煉法輪大法4個多月後再沒有到醫院去化療，也沒有吃藥。三年來我沒有再花國家一分錢醫藥費。堅持上全班，更沒有請過一天病假。現在我的身體已經完全恢復，健康了，長出了一頭烏黑的頭髮，精神煥發，面色紅潤，認識我的人都說我是像換了一個人似的，比沒有生病前更年輕更健康了。是李洪志師父救了我，是法輪大法給了我第二次生命，使我重獲新生。

法輪大法學員  
2000年5月6日

【編者按】1998年5月至9月間，國務院領導曾兩次批示，將氣功和人體科學歸口到國家體育總局統一管理。國家體總根據這一精神，下達了一系列專門文件，並對在健身功法中發展最快，在群眾中影響最大的法輪功（法輪大法）進行了全面、公正的調查了解。

為了配合體委這次調查，此文作者陪同由不同專長的醫師、醫學教授等專家組成的調查小組於98年9月對廣東省的廣州、佛山、中山、肇慶、汕頭、梅州、潮州、揭陽、清遠、韶關等市約1.25萬餘名修煉法輪大法的學員身心健康狀況進行了表格抽樣調查。

這次表格抽樣調查學員12553人，其中男性佔27.9%，女性佔72.1%，50歲以下的佔48.4%，50歲以上的佔51.6%；其中患一種以上疾病的學員10475人，佔調查總人數的83.4%，通過2-3個月至2-3年不同時間的修煉，患病學員的身體狀況大為改觀，祛病效果十分顯著，痊愈和基本康復率77.5%。加上好轉者人數20.4%，祛病健身總有效率高達97.9%。

同時7170名學員填寫了年節約醫藥費數字，共節約醫藥費1265萬元/年，平均每人每年

節約醫藥費1700多元，可見其經濟效益也十分可觀。特別是被調查者的心理狀況和精神狀況得到極大改善，有89.4%的學員認為通過修煉法輪大法後心性變好，道德回升，心理得到了徹底的自我調節和提高，只有129人填寫“沒有變化”僅佔被調查對象中的1%。

在這裡值得特別提出的是：通過調查，我們發現了法輪大法學員們修煉後出現了許多奇特的現象，這些現象不是個別案例，而是一個普遍的群

## 國家體總： 法輪功祛病健身 有效率高達97.9%

體現象。其超常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絕大部份學員在修煉後身心健康狀況迅速得到了改變，其速度和效果令人驚奇。有的在聽完李老師講課或在家看書，三、五天之內就出現了症狀消失，全身一身輕的感覺，大部份在數月或一到兩年之內能達到疾病症狀完全消失或好轉。這次調查的12553名學員中，96年之前學大法的老

越來越細、嫩、白裡透紅，白了的頭髮慢慢變黑、越來越黑，不管冬夏，全部冷水洗頭、洗澡（10℃以下不用冷水洗澡）冬天兩條單褲即可過冬。過去的棉衣、大衣、三年來從未上身。我好像年輕了十幾歲，30多斤重的東西一口氣可以上六樓，走個一、二十里地心不跳、氣不喘，一點都不累，同院的人都說我變成另一個。有的人一段時間沒見說見了我幾乎認不出來。

更重要的是心理的變化。過去我的性格正直，但急躁、脾氣很大、又愛抱打不平、特別愛訓人。事業心強，求名的心很強，特別是我的這一場“病”，自己一直認為“為救別人毀了自己”，又是一場醫療上的失誤造成，從事業的高峰摔了下來不僅受夠了人間精神肉體折磨，職務、工資也受到極大損失，覺得很苦。特別是職務，過去我簡直覺得“死難瞑目”。曾想過一旦康復非要弄個天翻地覆不行。自從修煉以後，一切都變了，看淡了名利，對人也能詳和相處，遇事想別人，遇矛盾找自己。髒活、累活、別人不願幹的活都主動去幹，按師父的教導做好人，更好的好人，更好的好人中好人。

由於這些巨大的變化，我們家的人也先後入道得法，一家三代六口都在法中修煉。

7.22以後，我們全家人一直堅持在法中修煉。周圍的人看到我的面色越來越好，頭髮越來越黑，精力越來越好，他們口不敢說，心中也不能不佩服大法的威力，我每次也把這看成是弘法護法的好機會，用事實向人們說明真象。

大法弟子  
2000年6月

學員不足三分之一，97年和98年開始學大法的佔72.3%，他們中98%的人都在一到兩年內達到了祛病健身的效果，只有2%的學員填表回答沒效果，而這其中包括一部份煉功前本來身體健康的學員，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就能達到無病的狀態，這是他們過去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也是現代醫療手段不可能做到的。

第二，許多學員在煉功前是有名的“藥罐子”或“醫院常客”，煉功期間他們竟然能做到不需繼續吃藥和打針，而疾病不會加重與重發，反而身體狀況越來越好，這其中既有正在進行化療的腫瘤患者，也有被醫生告知“不能停藥治療”的糖尿病患者，這些現象若站在現代醫學的角度上看是不可思議的。

第三，在修煉前患病的學員中，有一些是患有醫學上認為的頑症、絕症或疑難病，他們有的被醫院判了“死刑”有的被權威專家下了“無法治愈”的定論。可是通過修煉法輪大法，他們卻奇跡般地得到了康復。簡直讓醫學專家目瞪口呆，震驚之餘百思不得其解。這次我們調查廣東省境內21個地級市，每個市都有一部份曾患癌症、絕症和疑難症的學員，修煉法輪大法後，經醫院複查，癌細胞消失，絕症雜症消失，恢復了健康。

第四，在法輪大法修煉者中不但病症消失，而且身體普遍出現向年輕方向退的現象。老年修煉者出現皺紋減少。頭髮變黑，臉色紅潤，皮膚光滑，出現“返老還童”之狀。特別難以解釋的是，許多老年婦女還會重來例假，其中連88歲高齡的老年婦人也出現了重來例假現象，向年輕方向返退。

法輪大法修煉學員所出現的以上幾種神奇現象和真實效果，令現代醫學衷非所思，實證科學根本解釋不了。為什麼現代醫學治不了的病，修煉法輪大法後可治、有救呢？為什麼現代醫學攻克不了的難題，對修煉法輪大法的人來說卻是輕而易舉呢？這對於我們這些從事醫學教學與臨床工作的人來說，確實難以從現今的醫學理論中找到答案，只能說這是一種超常的科學現象。

氣功修煉能祛病健身、延年益壽已為大眾所接受，但要說修煉可以達到“返老還童”“青春長駐”，對許多人來說就不可思議了。但調查中我們確實發現，法輪大法修煉人群中普遍出現身體向年輕方向退的現象，特別是老年人更加明顯。

法輪大法修煉人群出現的這一特異現象，說明了法輪大法有著十分超常的功效。總之，法輪大法修煉人群中的這些奇特的現象與事例，已遠遠地超出了現代醫學所能認識的範疇，法輪大法這一超常的科學現象值得我們醫學界和科學界的深思和探討，這對於提高全人類的健康水平和文明進步有著十分積極的意義，也為科學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方向。

某軍醫大學病理教研室教授供稿

我是中國大陸學員，今年61歲，是個有三十多年醫齡的醫生。平素身體很好，連個小病小患也很少，年年滿勤。

十數年前（1984年2月2日）春節，因值班感冒，又因搶救病人過度勞累使症狀很重。雖用了許多藥，最後留下了一個以頭胸為主的全身怕風怕冷的症狀，久久不愈。我是學西醫的，知道西醫對這些“功能”性的問題束手無策，於是找了個中醫調理了一下。這位中醫是醫學泰斗、中醫名家，我十分信任他。三服半藥下肚，我便成了一個從頭到腳，冷得人如掉到冰窟風洞中。由於中藥是慢發作，使症狀越來越重。又請了一名中醫調理一下，僅服了半服中藥，不僅冷未減輕，弄得忽冷忽熱。冷得穿上棉衣，抱上熱水袋，剎那又熱得大汗淋漓，緊接著又寒戰不已。一下子頭髮變白，皮膚灰黑，脫屑如糠，全身布滿毛細血管痣，肌肉不自主的抽動，四肢關節無處不疼，手、腳心猶如對外開張。面部浮腫，舌頭肥大，四圍遍是很深的齒痕。腹疼如絞。都不知承受了多麼巨大的肉體與精神的痛苦，打針、吃藥、療養，花了國家及個人不知多少錢。我打拳、舞劍、練氣功，什麼招兒都用，即使這樣，十數年來也僅僅是症狀稍有緩解而已。即使最輕的時候，仍然一年四季不管多熱，頭不離帽，甚至頭比身上要多要厚，再熱也得穿上襪子護住小腿，從來不穿涼鞋。洗手水溫再熱天也得40℃以上，至於洗澡之難無法形容。1995年11月一個偶然的不幸被風吹了一下，我就弄得出不了門，及到96年即使是炎夏也得門窗緊閉，上陽台必須戴頭盔，而盥內還得用

熱水袋先加溫。到了萬般無奈之際，我曾寫信給《羊城晚報》要求張榜求醫，我也曾致信中央辦公廳希望在不影響保密的原則下，能夠諮詢一下曾為林彪治過病的醫生，後來有人給我介紹了所謂一派氣功的一代宗師，開價是治療一次一千元。40天我共花了一萬六千元。不僅未好，反弄得雪上加霜。

我冷得不能下地。氣溫已是20多度，年輕人已穿單衣，我卻在室內穿上棉鞋，內墊兩層軍用毛氈鞋墊中夾一層棉花，外套一雙毛拖鞋，僅僅能站在木質地板上，整天坐臥於熱水袋上。連衛生間都不能去了。此時別人對我咳嗽一聲，我也會覺得吹了我。頭根本不能低、脖子發硬、整天頭疼、眼睛不能看東西。我自嘲是一個吃飯的機器。我每天心中只有一個念頭一找怎麼樣的方法了結自己最妥當、對家人造成的傷害最小。但在我心靈深層總覺得我没有器質性病變，氣功能治我的病，只是沒找到好氣功罷了。氣功是什麼，我也不知道，只是從醫學的角度想氣可以通經絡，我只要經絡通，必會好。

就在我走投無路之時，多人從多個渠道向我介紹法輪功。當我拿起《轉法輪》一讀，一下子被這本書吸引住，本不能看書，卻可以一看40多分鐘。師父講的每個問題都覺得新鮮、明白、很合心意，特別是講的氣功界不良現象，也是我十數年來對氣功師十分反感的現象，很合心意，許多不

明白的事茅塞頓開，讀到第三講，我一下好像覺得是自己十數年要找的“氣功”找到了。覺得此功特正、理明，一定學這個功。我基本不出臥室，這一高興，無意中從臥室到廳來回跑的叫嚷。我萬萬想不到，這一念改變了我的人生。

1997年3月6日晨5、6點鐘，我覺得鋪天蓋地的大小小的輪子在我的身上到處轉，把冷氣從骨頭里往外排，全身暖融融舒服極了。（14年來我每天最難受的是早晨5、6點鐘，兩條小腿猶如泡在冰冷的水中，全身冷嗖嗖的）。我被這突如其來的神奇驚呆了。我讀了一輩子書，埋在書山內數十年，從來不知道讀書會讀出這等美妙來。我問自己、問周圍的家人，這是不是法輪？我如夢初醒，才吩咐女兒去煉功點學功，回來教我。

我的父母是無神論者，我與我的丈夫又長期受正統的實證科學教育，又都從事醫務工作，簡直是頑固中的無神論的頑固分子。是偉大的師父用偉大的佛法震撼了我，使我重新找回迷失了的自己。

讀完了《轉法輪》我的世界觀變了，一切明白了，我跪在師父的法像前淚流滿面：“緊跟師父，一修到底”！“要跟師父回家”。

通過學法煉功，一週左右我就扔了熱水袋，脫了棉鞋。經過三個月的學法煉功，1997年6月22日我打開門窗，摘掉帽子，走出戶外，過上了正常人的生活。三年的修煉，我的皮膚

